

蔡东藩◎著

明史③ 千秋遗恨

通中
俗国
演历
义代

ZHONGGUO LIDAI TONGSU YANYI



典藏版

明史③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秋遗恨·明史③/蔡东藩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3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ISBN 978-7-212-03780-2

I. 千…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824 号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明史③

千 秋 遗 恨

蔡东藩 著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李 莉 王 琦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0.25 字数:170 千

版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780-2 定价:18.00 元(普及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有明一代之事实，见诸官史及私乘者，以《明史》、《明通鉴》及《明史纪事本末》为最详。《明史》、《明通鉴》，官史也。《明史纪事本末》，私乘也。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亦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况乎稗乘杂出，代有成书，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不遑搜览；即搜览矣，凭一时之獭祭，能一一记忆乎？且官私史乘，互相勘照，有同而异者，有异而同者，有彼详而此略者，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是非真伪之别，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衡，苟徒事览观，能一一明辨乎？鄙人涉猎史乘有年矣，自愧蠢愚，未敢论史，但于前数年间，戏成《清史通俗演义》百回，海内大雅，不嫌芜陋，引而进之，且属编《元明演义》，为三朝一贯之举，爰勉徇众见，于去年草成《元史演义》六十回，本年复草成《明史演义》百回。《元史》多阙漏，苦乏考证；《明史》多繁复，苦费抉择，不得已搜集成书，无论为官史，为私乘，悉行钩考，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择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语，依次编纂。其间关于忠臣义士，及贞夫烈妇之所为，尤必表而出之，以示来许；反之，为元恶大憝，神奸巨蠹，亦皆直揭其隐，毋使遁形。为善固师，不善亦师，此鄙人历来编辑之微旨，而于此书尤三致意焉。若夫燕词郢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辨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编既竣，爰述鄙见以为序。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目 录

第 一 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篆	脱身羁继怅断鼎湖		(001)
第 二 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006)
第 三 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011)
第 四 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016)
第 五 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021)
第 六 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026)
第 七 回	据镇城哮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031)
第 八 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035)
第 九 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040)
第 十 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045)
第 十 一 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050)
第 十 二 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055)
第 十 三 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060)
第 十 四 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066)
第 十 五 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070)
第 十 六 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075)
第 十 七 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079)
第 十 八 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084)
第 十 九 回	兴党狱缙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089)
第 二 十 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094)
第 二 十 一 回	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099)
第 二 十 二 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104)
第 二 十 三 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109)
第 二 十 四 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114)
第 二 十 五 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119)



第二十六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歿卢象升.....	(124)
第二十七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129)
第二十八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焉.....	(134)
第二十九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139)
第三十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145)
第三十一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151)

第一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篆 脱身羈继怅断鼎湖

却说戚继光等克复兴化，福州以南，一律平靖，惟沿海等处，尚有余倭万余人，往来游弋，扰害商旅，未几又进攻仙游。继光闻警，即引兵驰剿，与倭人相遇城下，一声号令，如风驰潮涌一般，突入敌阵。那倭酋见戚军旗帜，已是心惊胆落，略战数合，急奔向同安而去。继光挥兵追击，至王仓坪地面，杀敌数百。余寇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直捣倭酋巢穴，擒斩殆尽；还有杀不尽的余党，都逃向广东潮州方面，又被俞大猷迎头截击，几无噍类。统计倭寇起了二十多年，攻破城邑，杀伤官吏军民，不可胜纪，转漕增饷，天下骚然，至是受了大创，才不敢入寇海疆，东南方得安枕了。归结倭患。

当下以海氛肃清，封章入告。世宗以为四方无事，太平可致，越发注意玄修。方士王金、陶仿、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陆续应募，先后到京，作伪售奸等事，不一而足。一夕，世宗方在御幄中，闭目趺足，演习打坐的工夫，忽闻席上有一物下坠，开目寻视，见近膝处有大蟠桃两枚，连枝带叶，色甚鲜美，随手取食，味甘如醴。次日临朝，与廷臣言及，都说皇上诚敬通神，所以仙桃下降，世宗愈加虔信，即命方士等建醮五日夜。醮坛未撤，又降仙桃。万寿宫内所畜白兔寿鹿，各生三子，群臣又复表贺。世宗下诏褒答，有三锡奇祥等语。上欺下蒙，成何政体。并授各方士为翰林侍讲等官。得勿与清季牙科进士，工科举人，同类共笑乎？陶仲文子世恩，希邀恩宠，伪造五色灵龟灵芝，呈入西内，称为瑞征。又与王金、陶仿、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杜撰仙方，采炼药品进御。其实此类药品，统非神农本草所载，燥烈移恶，难以入口。世宗求仙心切，放开喉咙，服食下去。不料自服仙药后，中心烦渴，反致夜不成寐。问诸众方士，统说是服食仙药，该有此状，乃擢世恩为太常寺卿，王金为太医院御医，陶仿为太医院使，刘文彬等为太常寺博士。滥假名器，无逾此日。

时有陶仲文徒党胡大顺，得罪被斥，复希进用，竟伪造万寿全书一册，诡说由



吕祖乩授，内有秘方，系用黑铅炼白，服饵后可以长生，名叫先天玉粉丸，当遣党徒何廷玉，赍送京师。可巧江西道士蓝田玉，由姜儼、王大任，邀他入京，屡试召鹤秘法，颇得世宗宠信。回应六十八回。廷玉遂走此门路，复贿通内侍赵楹，将方书进献。世宗披览数页，大半言词怪僻，情节支离，不由的奇诧起来，便问赵楹道，“既云乩示，扶乩的人，现在何处？”赵楹答说：“现在江西。”世宗不答。揣世宗不答意，恐已疑为严党。赵楹走报田玉，田玉转告廷玉道：“你师傅大喜了。皇上正在此惦念哩！”廷玉也欢喜不迭，即与田玉计较，诈传上命，征大顺入京。大顺到京后，往见田玉，自恐前时有罪，不便再入面君。田玉也不免迟疑起来，又去与赵楹商议。赵楹笑道：“这也何妨，皇上老眼昏花，难道尚能记得吗？就使记得姓名，亦不难改名仍姓。前名胡大顺，今名胡以宁，不就可没事么？”大顺心喜，当由蓝田玉出面，具疏上奏，只说是扶乩的人，已经到京。世宗随即召见，大顺硬着头皮，趋入西内，三呼舞蹈毕，跪伏下面。偏是世宗眼快，瞧见他的面目，似曾相识，只一时记不起来，略问数语，便令退去。

世宗的体质，本是不弱，精神也很过得去，平时览决章奏，彻夜不倦，自从服过仙方，遂致神经错乱，状类怔忡，白日间遇着鬼物，或有黑气一团，瞥眼经过，不见仙而见鬼，莫非遇着鬼仙。其实是真阳日耗，虚火上炎的缘故。世宗不知此因，反令蓝田玉等，入宫祈禳。可奈祷了数日，毫无灵验。这岂祈禳所能免的？田玉恐缘此得罪，只说是蓝道行下狱冤死，所以酿成厉鬼等语。同性应该帮助，且为同业预防，田玉之计，可谓狡矣。世宗似信非信，不得不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奏道：“胡大顺不畏法纪，乃敢冒名以宁，混入斋宫。蓝田玉私引罪人，胆大尤甚，臣意请严行惩处，休信妄言！”世宗愕然道：“胡以宁便是大顺么？怪不得朕召见时，装出一种鬼鬼祟祟的模样，朕亦粗忆面目，似曾见过，这等放肆小人，岂可轻恕？”至此才知，想世宗已死了半个。徐阶道：“宫中黑眚，出现已久，亦岂因道行瘕死，致成鬼魅？况蓝田玉系严氏党羽，妄进白铅，居心很是叵测。甚至伪传密旨，外召大顺，若非执付典刑，何以惩恶？”说得世宗勃然奋发，立飭锦衣卫拿问蓝、胡两人，并付法司严讯。待至供证确实，拟成大辟，并因狱词牵连赵楹，一并问罪。不意世宗反悔惧起来，又欲把他宽宥，徐阶忙入谏道：“圣旨一出，关系甚重，若听诈传，他日夜半发出片纸，有所指挥，势将若何？”世宗乃命将蓝田玉、胡大顺、赵楹三人，一概处斩。但世宗虽诛此三恶，斋醮事依旧奉行。是时前淳安知县海瑞，因严、鄢伏罪，复起为户部主事，见世宗始终不悟，独与妻孥僮仆等，预为诀别，竟誓死上疏，当由世宗展阅。其词云：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

○

○

○

○

明

○

○

○

○

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诚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世宗览到此处，竟致怒气直冲，将奏本掷至地上，顾语内侍道：“竖子妄言，快与朕拿住此人，不要放走了他！”太监黄锦，方在帝侧，即还奏道：“闻此人上疏时，已预买棺木，与妻子诀别，僮仆等亦皆遣散，坐待斧钺，决不遁走的。”当下传旨，命将海瑞系狱。锦衣卫奉命去后，黄锦复将原疏捡起，仍置座右，世宗取疏重读，不觉心有所触，默念蓝田玉、胡大顺等，都是假药为名，蒙蔽朕躬，海瑞所言，亦有足取。遂自言自语道：“这人可拟比干，但朕确非商纣呢？”相去无几。自是世宗遂患痼疾，渐将批奏事搁起。自四十四年孟冬，心常烦懣，直到次年正月，服药无效，病反加重。这是仙药的灵效。意欲往幸承天，亲谒显陵，取药服气，遂召徐阶入见，问明可否？阶劝帝保重，不可轻出。世宗又道：“朕觉得自己烦躁，不愿理事，因此欲闲游散闷。倘恐朕出外后，京都震动，朕却有一法在此。裕王年已及壮，不妨指日内禅，此后朕无所牵累，便好逍遥自在了。”阶又奏称：“龙体违和，但教保养得宜，自可告痊，内禅一事，暂从缓议为是。”世宗又道：“卿不闻海瑞冒朕么？朕不自谨惜，致此病因，若使朕得御便殿，坐决机宜，何至被他毁谤呢。”始终是恶闻直言。阶复奏道：“海瑞语多愚戆，心尚可谅，还乞陛下格外恕他！”瑞之不死，赖有此言。世宗叹道：“朕也不愿多杀谏臣了。”阶退出后，法司奏称海瑞讷上，罪应论死，世宗略略一瞧，便即搁过一边，并不加批，瑞因得缓死。

转眼间已是暮春，徐阶荐吏部尚书郭朴，及礼部尚书高拱，可任阁事。于是命朴兼武英殿大学士，拱兼文渊阁大学士，既而自夏入秋，世宗痼疾愈深，气喘面赤，腹胀便闭。求仙结果，如是而已。乃自西苑还入大内。太医等轮流诊治，无可挽回，延至冬季，竟崩于乾清宫，享寿六十，当由徐阶草就遗诏，颁示中外道：

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



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
歿者恤录，现在监者即释复职，特此遗谕！

遗诏一下，朝野吏民，无不感激涕零，独郭朴、高拱两阁臣，以阶不与共谋，未免怏怏。朴语拱道：“徐公手草遗诏，讪谤先帝，若照律例上定罪，不就要处斩么？”嗣是两人与阶有隙，免不得彼此齟齬，后文再表。

且说世宗既崩，承袭大统的嗣皇，当然轮着裕王载坫。王公大臣，遂车载坫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隆庆元年，是谓穆宗。上皇考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追尊生母杜氏为孝恪皇太后，立继妃陈氏为皇后。先是裕王元妃李氏，生一子翊钺，五岁即殇，李妃随逝，以陈氏为继妃，追谥李妃为孝懿皇后，翊钺为宪怀太子。凡先朝政令，未尽合宜，悉奉遗诏酌改，逮方士王金、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狱，一并处死。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瑞自下狱后，早拚一死，世宗崩逝的消息，丝毫不及闻知，只有提牢主事，已得风闻，并因宫中发出遗诏，有开释言官等语，科知海瑞必然脱罪，且见重用，此人颇有特识。乃特设酒饌，携入狱中，邀瑞共饮。瑞见提牢官如此厚待，自疑将赴西市，倒也并不恐惧，依旧谈笑饮啖。酒至半酣，与提牢官诀别，托他看顾妻子。提牢官笑道：“今日兄弟薄具东道，非与先生送死，乃预贺先生得官呢。”海瑞不禁诧异，急问情由。提牢官起身离座，低声语瑞道：“宫车已晏驾，先生不日将大用了。”瑞惊起道：“此话可真么？”提牢官道：“什么不真！今已有遗诏下来，凡建言得罪诸官，存者召用，歿者恤录，现在监者释出复职。”瑞不待说毕，即丢了酒杯，大哭道：“哀哉先皇！痛哉先皇！”两语出口，哇的一声，将所食的肴饌，尽行吐出，狼藉满地，顿时晕倒狱中，良久方苏。复从夜间哭到天明。知将死而反恣啖，闻驾崩而反恸哭，如此举动，似出情理之外。人谓海瑞忠君，吾谓此处亦未免矫强。果然释狱诏下，提牢官拱手称贺。瑞徐徐出狱，入朝谢恩。诏复原官，越数日，复擢迁大理寺丞。过了三年，除佾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府。

瑞轻车简从，出都赴任，下车后，即访查贪官污吏，无论大小，概登白简。并且微服出游，私行察访，以此江南属吏，咸有戒心。自知贪墨不职，早乞致仕归田。就是监督织造的中官，也怕他铁面无情，致遭弹劾，平日减去舆从，格外韬晦。一切势家豪族，把从前朱门漆户，都黝墨作黑，以免注目。或有在籍作恶的士绅，避往他郡，不敢还乡。瑞又力摧豪强，厚抚穷弱，下令雷厉风行，有司皆栗栗危惧，不敢延误。吴中弊政，自海瑞到后，革除过半。又疏浚吴淞白茆河，通流入海，沿河民居，无泛滥忧，有灌溉利，食德饮和，互相讴颂。历举政绩，不愧后人称述。只是实心办事的官吏，往往利益下民，触忤当道，其时秉政大臣，如资望最崇的徐

阁老，与郭朴、高拱未协，屡有争议，又严抑中官，以致宵小侧目，他遂引疾乞归。郭朴亦罢。高拱去而复入。此外有江陵人张居正，尝侍裕邸讲读，穆宗即位，立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大政。拱与居正统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闻海瑞峭直严厉，不肯阿容，暗中亦未免嫉忌。自己刚傲，偏不许别人刚直，所以直道难行。瑞抚吴仅半年，言官已迎合辅臣，劾瑞数次，有旨改瑞督南京粮储。吴民闻瑞去位，多半攀辕遮道，号泣乞留。瑞只挈一仆，乘夜出城，方得脱身。百姓留瑞不获，大家绘了瑞像，朝供香，暮熬烛，敬奉甚虔。瑞督粮未几，又不免为言路所攻，乃谢病竟去。直至居正没后，始复召为南京右都御史。一行作吏，两袖清风，到了神宗十六年，病歿任中，身后萧条，毫无长物。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只有葛帋敝簏，寥寥数事，不禁叹息异常，当为醵金棺殓，送归琼山原籍，买地安葬。发丧时，衣辍耕，商罢市，号哭相送，数百里不绝。后来赐谥忠介，这就是海刚峰先生始末的历史。小子爱慕清官，所以一直叙下，看官不要认做一团糟呢。了却海瑞，免得后文另叙。且有佳句一首，作为海刚峰先生的赞词道：

由来贤吏自清廉，不慕荣名不附炎。

怎奈孤芳只自赏，一生坚白总遭嫌。

欲知后文如何，且从下回交代。

语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世宗致死之由，即伏于此。夫辟谷为隐者之寓言，炼丹系方士为伪论，天下宁真有长生不老之术耶？况乎年将耳顺，犹逼幸尚美人，色欲熏心，尚望延寿，是不啻航舟绝港，而反欲通海，多见其不知量也。迨元气日涸，又服金石燥烈之剂，至于目眩神迷，白昼见鬼，且命蓝田玉等为之祈禳，至死不悟，世宗有焉。海瑞一疏，抉发靡遗，可作当头棒喝，而世宗乃目为诟詈，微内监黄锦，及大学士徐阶，几何不随杨、沈诸人，同归地下乎？世宗崩而海瑞出狱，观其巡抚江南，政绩卓著，乃复不容于高拱、张居正诸人。张江陵称救时良相，乃犹忌一海瑞，外此更不必论矣。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海刚峰殆亦如是耶？

明



第二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却说穆宗即位以后，用徐阶言，力除宿弊。及徐阶去位，高拱、张居正入掌朝政，拱与徐阶不协，专务修怨，遗诏起用诸官，一切报罢，引用门生韩揖等，并居言路，任情抨击。尚宝卿刘奋庸，给事中曹大野等。上疏劾拱，均遭贬谪。就是大学士陈以勤，与张居正同时入阁，见前回。亦为拱所倾轧，引疾归去。资格最老的李春芳，素尚端静，自经徐阶荐入后，见六十九回，当时与严纳同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位仅半年而罢，春芳于隆庆初任职如故。委蛇朝端，无所可否，因此尚得在位。先是嘉靖季年，谕德赵贞吉，由谪籍召入京师，贞吉被谪，见六十二回。曾擢为户部侍郎，旋复罢归。至穆宗践阼，又起任礼部侍郎，寻升授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贞吉年逾六十，性情刚直，犹是当年，穆宗颇加优礼，怎奈与高拱两不相下，彼此各张一帜。拱尝考察科道，将贞吉的老朋友，斥去二三十人，还是恨恨不已。归罪高拱，持论公允。阴嗾门生给事中韩揖，奏劾贞吉庸横。贞吉上疏辩论，自认为庸，独斥高拱为横，愿仍放归田里。有旨允贞吉归休，拱仍任职如故，气焰益张。春芳不能与争，依然伴食，只有时或出数言，从容挽救，后来复为高拱所忌，唆使言官弹劾。春芳知难久任，一再乞休，至隆庆五年，也致仕归去了。

惟边陲一带，任用诸将，颇称得人，授戚继光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继光建敌台千二百座，台高五尺，睥睨四达，虚中为三层。每台驻百人，甲仗粮粮，一律齐备。险要处一里两三台，此外或一里一台，二里一台，延长二千里，星罗棋置，互为声援。又创立车营，每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时结作方阵，中处马步各军。又制拒马器，防遏寇骑，每遇寇至，火器先发，寇稍近，用步军持拒马器，排次面前，参列长枪军，箠笮军，步伐整齐，可攻可守。寇或败北，用骑兵追逐，辎重营随后。且以北方兵性质木强，应敌未灵，特调浙兵三千人，作为冲锋。浙兵到了蓟门，陈列郊外，适天大雨，由朝及暮，植立不敢动。边兵见了，统是瞠目咋舌，以后始知有军令。自继光镇边数年，节制严明，器械犀

利,无论什么巨寇,都闻风远避,不敢问津了。极写继光寥寥数语,胜读一部练兵实纪。复起曹邦辅为兵部侍郎,与王遴等督御宣府大同。都御史栗永禄守昌平,护陵寝,刘焘屯天津,守通州粮储,总督王崇古、谭纶,主进剿机宜,戴才管理饷运,彼此协力,边境稍宁。乃值鞑靼部酋俺答,为了色欲熏心,酿出一件萧墙祸隙,遂令中国数十百年的寇患,从此洗心革面,归服大明,这也是明朝中叶的幸事。巨笔如椽。

原来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早年病歿,遗儿把汉那吉,年幼失怙,为俺答妻一克哈屯所育。哈屯一作哈敦,系鞑靼汗妃名号。既而长成,为娶比吉女作配,因相貌丑劣,不惬夫意。嗣自聘袄儿都司女,袄儿都司,即鄂尔多斯,为蒙古部落之一。号三娘子,就是俺答长女所生,依名分上论来,是俺答的外孙女,娶作孙妇,倒也辈分相当。纪事本末,谓三娘子受袄儿都司之聘,俺答闻其美,夺之,别以那吉所聘,免扯金的女,偿袄儿,《通鉴》谓系直接孙妇,今从之。这位三娘子貌美似花,仿佛一个塞外昭君,天然娇艳。把汉那吉正为她艳丽动人,所以再三央恳,才得聘定。至娶了过门,满望消受禁脔,了却相思滋味。谁知为俺答所见,竟艳羡的了不得,他想了一计,只说孙妇须入见祖翁,行盥馈礼。把汉那吉不知有诈,便令三娘子进去。三娘子自午前入谒,到了晚间,尚未出来。想是慢慢儿的细盥,慢慢儿的亲馈。那时把汉那吉,等得烦躁起来,差人至俺答帐外探望,毫无消息,匆匆返报,把汉那吉始知有异,自去探听,意欲闯入俺答内寝,偏被那卫卒阻住,不令入内。把汉那吉气愤不过,想与卫卒斗殴,有几个带笑带劝道:“好了好了,这块肥羔儿,已早入老大王口中了。此时已经融化,若硬要他吐了出来,也是没味,何若由他去吃,别寻一个好羔儿罢。”俺答夺占孙妇,不配用艳语点染,但从卫卒口中,以调侃出之,最为耐味。把汉那吉闻了此语,又是恨,又是悔,转思此言亦似有理,况且双手不敌四拳,平白地被他毆死,也不值得。想到此处,竟转身趋出,回到住所,与部下阿力哥道:“我祖夺我妇,且以外孙女为妻,犬彘不如,我不能再为他孙,只好别寻生路了。”阿力哥道:“到哪里去?”把汉那吉道:“不如去投降明朝。中国素重礼义,当不至有此灭伦呢。”恐也难必。阿力哥奉命,略略检好行囊,遂与把汉那吉,及那吉原配比吉女,夤夜出亡,竟奔大同,叩关乞降。大同巡抚方逢时,转报总督王崇古,崇古以为可留,命他收纳。部将谏阻道:“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崇古道:“这是奇货可居,如何勿纳?俺答若来索还,我有叛人赵全等,尚在他处,可教他送来互易。否则因而抚纳,如汉朝质子故例,令他招引旧部,寓居近塞。俺答老且死,伊子黄台吉不及乃父,我可命他出塞,往抗台吉,彼为蚌鹬,我作渔人,岂非一条好计么?”计固甚善。随命一面收纳降人,一面据实上奏,并申己意。廷议纷纷不决,独高拱、张居正两人,以崇古所议,很得控边要策,力主照行。穆宗亦以为外人慕义,前来降顺,应加优抚



云云。于是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纁丝衣一袭。

俺答妻一克哈屯，恐中国诱杀爱孙，日夜与俺答吵闹。俺答亦颇有悔心，遂纠众十万，入寇明边。王崇古飞檄各镇，严兵戒备，大众坚壁清野，对待俺答。俺答攻无可攻，掠无可掠，弄得进退两难，不得已遣使请命。崇古命百户鲍崇德往谕，令缚送赵全等人，与把汉那吉互换。鲍崇德素通蒙文，至俺答营，俺答踞坐相见，崇德从容入内，长揖不拜。俺答叱道：“何不下跪？”崇德道：“天朝大使，来此通问，并没有拜跪的礼仪。况朝廷待尔孙甚厚，今无故称兵，岂欲令尔孙速死么？”开口即述及乃孙，足使俺答夺气。俺答道：“我孙把汉那吉，果安在否？”崇德道：“朝廷已封他为指挥使，连阿力哥亦授为千户，岂有不安之理？”俺答乃离座慰劳，并设酒款待崇德，暗中却遣骑卒驰入大同，正待禀报巡抚，入候那吉，猛见那吉蟒衣貂帽，驰马出来，气度优闲，居然一个天朝命吏。想是逢时特遣出来。当下与骑卒说了数语，无非是抱怨祖父，怀念祖母等情。骑卒回报俺答，俺答感愧交集，便语崇德道：“我孙得授命官，足见上国隆情，但此孙幼孤，为祖母所抚育，祖母时常系念，所以吁请使归，还望贵使替我转报。”崇德道：“赵全等早至，令孙必使晚归。”俺答喜甚，便屏退左右，密语崇德道：“我不为乱，乱由全等，天子若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水不复叛。我死后，我子我孙，将必袭封，世世衣食中国，尚忍背德么？”已被恩礼笼络住了。崇德道：“大汗果有此心，谨当代为禀陈，想朝廷有意怀柔，断不辜负好意。”俺答益加欣慰，遂与崇德饯行。入席时，折箭为誓道：“我若食言，有如此箭！”崇德亦答道：“彼此一致，各不食言。”当下畅饮尽欢，方才告别。俺答复遣使与崇德偕行，返谒崇古，崇古亦厚待来使，愿如前约。俺答乃诱执赵全等九人来归。

先是山西妖人吕镇明，借白莲妖术，谋为不轨，事败伏诛。余党赵全、李自馨、刘四、赵龙等，逃归俺答，驻扎边外古丰州地，号为板升。已而明边百户张文彦，游击家丁刘天祺，边民马西川等，统往依附，有众万人，因尊俺答为帝。全治第如王府，门前署着开化府三字，声势显赫，且屡喊俺答入寇，于中取利。为虎作伥，全等之肉，其足食乎？至是俺答托词进兵，诱令赵全等入见。全等欣然而来，不图一入大营，即被伏兵擒住，当由俺答遣众数千，押赵全等至大同。王崇古亦发兵收受，悉送阙下。鸩鸟入笼，暴虎投阱，还有什么希望？只落得枭首分尸，裔割以尽。死有余辜。这且不消细说了。

惟把汉那吉，有诏令归，那吉犹恋恋不欲行。崇古婉谕道：“你与祖父母，总是一脉的至亲，现既诚心要你归去，你尽管前行。倘你祖再若虐待，我当发兵十万，替你问罪。我朝恩威及远，近正与你祖议和，将来你国奉表通贡往来不绝，你

亦可顺便来游，何必快快呢。”那吉闻言，不由的双膝跪下，且感且泣道：“天朝如此待我，总帅如此厚我，我非木石，死生相感。如或背德，愿殛神明。”北人不复反了。崇古亲自扶起，也赐酒为饯。酒阑席散，那吉才整装辞行，挈妻偕归。阿力哥亦随同归去。俺答见了那吉，倒也不加诘责，依然照常相待，惟据住三娘子，仍不归还，亏他厚脸。只遣使报谢，誓不犯边。王崇古遂为俺答陈乞四事：一请给王印，如先朝忠顺王故事；二请许贡入京，比从前朵颜三卫，各贡使贡马三十匹；三请给铁锅，议广锅十斤，炼铁五斤，洛锅生粗每十斤，炼铁三斤，但准以敝易新，免他铸为兵器；四请抚赏部中亲族布匹米豆，散所部穷兵，僦居塞上，俾得随时小市。穆宗览奏，诏令廷臣集议。高拱、张居正等，请外示羁縻，内修战备，乃封俺答为顺义王，名所居城曰归化城。俺答弟昆都力，并其子辛爱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封把汉那吉为昭勇将军，指挥如故。后来河套各部，也求归附，明廷一视同仁，分授官职。嗣是西塞诸夷，岁来贡市，自宣大至甘肃，边陲晏然，不用兵革，约数十年，这且慢表。

且说穆宗在位六年，一切政令，颇尚简静，内廷服食，亦从俭约，岁省帑项数万金。惟简约有余，刚明不足，所以辅政各臣，互相倾轧，门户渐开，寢成积弊。这是穆宗一生坏处。高拱、张居正，起初还是莫逆交，所议朝事，彼此同心，后来亦渐渐相离，致启怨隙。想总为权利起见。拱遂荐用礼部尚书高仪，入阁办事，无非欲隐植党与，排挤居正。会隆庆六年闰三月，穆宗御皇极门，忽然疾作，还宫休养。又过两月，政躬稍愈，即出视朝政，不料出宫登陛，甫升御座，忽觉眼目昏黑，几乎跌下御座来。幸两旁侍卫，左右扶掖，才得还宫。自知疾不可为，亟召高拱、张居正入内。嘱咐后事。两人趋至榻前，穆宗只握定高拱右手，款语备至；居正在旁，一眼也不正觑。嗣令两人宿乾清宫，夜半病剧，再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同受顾命。未几驾崩，享年三十六岁。穆宗继后陈氏无子，且多疾病，尝居别宫，隆庆二年，立李贵妃子翊钧为太子。五年，复立翊钧弟翊鏐为潞王。翊钧幼颇聪慧，六岁时，见穆宗驰马宫中，他即叩马谏阻道：“陛下为天下主，独骑疾聘，倘一銜橛，为之奈何？”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穆宗爱他伶俐过人，下马慰勉，即立为太子。陈皇后在别宫，太子随贵妃往候起居，每晨过从，很得皇后欢心。后闻履声，尝为强起，取经书琐问，无不响答。贵妃亦喜，所以后妃情好，亦甚密切，向无闲言。至是太子嗣位，年才十龄，后来庙号神宗，小子亦即以神宗相称。诏命次年改元，拟定万历二字。

这时候有个中官冯保，久侍宫中，颇得权力，本应依次轮着司礼监，适高拱荐举陈洪及孟冲，保几失位，遂怨高拱。独张居正与他相结，很是契合。当穆宗病



重时，居正处分十余事，均用密书示保。拱稍有所闻，面诘居正道：“密函中有什么大事？国家要政，应由我辈作主，奈何付诸内竖。”居正闻言，不禁面颊发赤，勉强一笑罢了。确有些难为情。到了穆宗晏驾，保诈传遗诏，自称与阁臣等同受顾命。及神宗登极，百官朝贺，保竟升立御座旁，昂然自若，举朝惊愕。只因新主登基，不便多说。朝贺礼成，保即奉旨掌司礼监，又督东厂事务，总兼内外，权焰逼人。拱以主上幼冲，应惩中官专政，遂毅然上疏，请减轻司礼监权柄。又囑言官合疏攻保，自己拟旨斥逐。计算停当，即遣人走报居正，囑他从中出力。居正假意赞成，极口答应，暗地里却通知冯保，令他设法自全。居正为柱石大臣，谁意却如此叵测。保闻言大惧，亟趋入李贵妃宫中，拜倒尘埃，磕头不绝。贵妃问为何事？保只磕头，不说话。待贵妃问了三五次，方流下两行眼泪，呜呜哭诉道：“奴才被高阁老陷害，将加斥逐了。高阁老忿奴才掌司礼监，只知敬奉太后皇上，不去敬奉他们，所以嗾使言官，攻讦奴才，高阁老擅自拟旨，将奴才驱逐，奴才虽死不足惜，只奴才掌司礼监，系奉皇上特旨，高阁老如何可以变更？奴才不能侍奉太后皇上，所以在此悲泣，请太后作主，保全蚁命。”无一语不中听，无一字不逞刁。说到此处，又连磕了几个响头。李贵妃怒道：“高拱虽系先皇旧辅，究竟是个臣子，难道有这般专擅么？”保又道：“高拱跋扈，朝右共知，只因他位尊势厚，不敢奏劾，还请太后留意！”贵妃点头道：“你且退去！我自有法。”保拭泪而退。越日召群臣入宫，传宣两宫特旨，高拱欣然直入，满拟诏中必逐冯保，谁知诏旨颁下，并不是斥逐冯太监，乃是斥逐一个高大学士。正是：

骑梁不成，反输一跌。

古谚有言，弄巧反拙。

高拱闻到此诏，不由的伏在地上，几不能起。欲知高拱被逐与否，且至下回说明。

俺答恃赵全等为耳目，屡犯朔方，城狐社鼠，剪灭不易。设非把汉那吉叩关请降，亦何自弭兵戢衅？而原其致此之由，则实自三娘子始。何来尤物，乃胜于中国十万兵耶？且为鞑靼计，亦未尝无利。中外修和，交通贡市，彼此罢兵数十年，子子孙孙，均得安享荣华，宁非三娘子之赐？然则鞑靼之有三娘子，几成为奇人奇事，而王崇古之因利招徕，亦明季中之一大功臣也。穆宗在位六年，乏善可纪，惟任用边将，最称得人，意者其亦天恤民艰，暂俾苏息耶？至穆宗崩而神宗嗣，中官冯保，又复得势，内蠹复萌，外奸乘之，吾不能无治少乱多之叹唉。

第三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却说高拱入朝听旨，跪伏之下，几乎不能起身。看官！你道这旨中如何说法，由小子录述如下：

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乃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悉自洗涤，竭忠报国，有蹈往辙，典刑处之。

还有一桩触目惊心的事件，这传宣两宫的诏旨，便是新任司礼监的冯保。高拱跪着下面，所闻所见，全出意料，真气得三尸暴炸，七窍生烟。可奈朝仪尊重，不容放肆，那时情不能忍，又不敢不忍，遂致跪伏地上，险些儿晕了过去。至宣诏已毕，各大臣陆续起立，独高拱尚匍伏在地。张居正不免惊疑，走近扶掖。拱方勉强起身，狼狈趋出，返入京寓，匆匆的收拾行李，雇了一乘牛车，装载而去。居正与高仪，上章乞留。居正、冯保，通同一气，还要假惺惺何为？有旨不许。嗣复为请驰驿归籍，才算照准。未几，高仪又歿，假公济私的张江陵，遂哀然为首辅了。

先是居正入阁后，由吏部侍郎，升任尚书，兼太子太傅，寻晋封少傅，至是又加授少师。高仪的遗缺，任了礼部尚书吕调阳，惟一切典礼，仍由居正规定。追谥先考为庄皇帝，庙号穆宗。又议将陈皇后及李贵妃，各上尊号。明制于天子新立，必尊母后为皇太后，若本身系妃嫔所出，生母亦得称太后，惟嫡母应特加徽号，以示区别。是时太监冯保，欲媚李贵妃，独讽示居正，拟欲并尊。居正不便违慢，但令廷臣复议。廷臣只知趋承，乐得唯唯诺诺，那个敢来拦阻？当下尊陈后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慈圣移居乾清宫，视帝起居，当蒙允准。慈圣太后驭帝颇严，每日五更，必至御寝，呼令起床，敕左右掖帝坐着。进水盥面，草草供点，即令登舆御殿，朝罢入宫，帝



或嬉游，不愿读书，必召使长跪，以此神宗非常敬畏。且与仁圣太后，始终亲切，每遇神宗进谒，辄问往慈庆宫去未？所以神宗谒慈圣毕，必往谒仁圣。至外廷大事，一切倚任阁臣，未尝干预。冯保虽承后眷，却也不敢导帝为非。居正受后嘱托，亦思整肃朝纲，不负倚畀，可见母后贤明，得使内外交欢。于是请开经筵，酌定三六九日视朝，余日御文华殿讲读，并进帝鉴图说，且在旁指陈大义。神宗颇喜听闻，即命宣付史馆，赐居正银币等物。万历改元，命成国公朱希忠，及张居正知经筵事。居正入直经筵，每在文华殿后，另张小幄，造膝密语。一日，在直庐感病，神宗手调椒汤，亲自赐饮，真所谓皇恩优渥，无微不至呢。

是年元宵，用居正言，以大丧尚未经年，免张灯火。越日早朝，神宗正出乾清宫，突见一无须男子，神色仓忙，从甬道上疾趋而入。侍卫疑是宦官，问他人入内何干？那人不答。大众一拥上前，将他拿住，搜索袖中，得利匕首一柄，即押至东厂，令司礼监冯保鞫讯。保即刻审问，供称姓王名大臣，天下宁有自名王大臣者，其假可知。由总兵戚继光部下来的。保问毕，将他收系，即往报张居正，复述供词。居正道：“戚总兵方握南北军，忠诚可靠，想不至有意外有情。”保迟疑未答。居正微笑道：“我却有一计在此。”保问何计？居正附保耳低语道：“足下生平所恨，非高氏么？今可借这罪犯身上，除灭高氏。”何苦乃尔。保大喜道：“这计一行，宿恨可尽消了。还有宫监陈洪，也是我的对头，从前高拱尝荐为司礼，此番我亦要牵他在内，少师以为何如？”居正道：“这由足下自行裁夺便了。”保称谢而去，即令扫厕小卒，名叫辛儒，授他密言，往教罪犯王大臣。辛儒本是狡黠，趋入狱内，先与大臣婉语一番。嗣后备了酒食，与大臣对饮，渐渐的问他履历。大臣时已被酒，便道：“我本是戚帅部下三屯营南兵，偶犯营规，被他杖革，流落京师，受了许多苦楚。默念生不如死，因闯入宫中，故意犯驾，我总教咬住戚总兵，他也必定得罪。戚要杖我，我就害戚，那时死亦瞑目了。”犯规被斥，犹思报复，且欲加戚逆案，叵测极矣。辛儒道：“戚总兵为南北保障，未见得被你扳倒，你不过白丧了一条性命，我想你也是个好汉，何苦出此下策？目今恰有一个极好机会，不但你可脱罪，且得升官发财，你可愿否？”大臣听到此言，不禁起立道：“有这等好机会么？我便行去，但不知计将安出。”辛儒低声道：“你且坐着！我与你细讲。”大臣乃复坐下，侧耳听着。辛儒道：“你但说是高相国拱，差你来行刺的。”大臣摇首道：“我与高相国无仇，如何扳他？”不肯扳诬高相国，如何怨诬戚总兵。辛儒道：“你这个人，煞是有些呆气。高相国为皇太后皇上所恨，所以逐他回籍，就是大学士张居正，司礼监冯保，统是与高有隙，若你扳倒了他，岂不是内外快心，得邀重赏么？”大臣道：“据你说来，我为高相国所差。我既愿受差使，岂不是先自坐罪么？”辛儒道：“自首可以免罪。且此案